灿烂的上饶戏曲文化

——饶信文化研究心得

建平

钟灵毓秀的上饶，灿烂的戏曲文化曾星光熠熠、惊艳一时。北宋政和年间(1111—1118 年),玉山官溪的胡氏族人,集资建“演剧燕会”迎神敬祖。自宋以来,境内各地先后建起了各类戏台,到清代达 400 多座。上饶的地方戏曲经过数百年的兴替，产生了中国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,被誉为“江西大班”的饶河戏,由茶歌、灯歌等民间歌舞发展而成的赣东北采茶戏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婺源徽剧等，留下了众多的戏剧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。伴随着悠扬的高腔余韵,形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戏曲博物馆,吸引着来自海内外众多的戏曲研究者和爱好者。

上饶,响当当的戏曲故乡、高腔源头。弋阳腔、饶河调、信河戏、赣剧,是上饶人民创造的大戏种;鄱湖渔鼓、采茶戏、木偶戏、徽剧、傩舞，也是上饶人民创造的特色戏种；弋阳腔、徽剧、傩舞,更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特别是弋阳腔,拥有徒歌、帮腔、滚调之演唱形式,有粗犷、豪迈、激越、明快之艺术特色,历史上不仅在本土流行，而且流布于全国十多个省区,丰富了华夏戏曲文化,赢尽了掌声与鲜花。

因为常去婺源,我对那里的徽剧和傩舞情有独钟。婺源徽剧有两大特点,一是特技惊人,二是气势豪壮。翻台子、跳圈、窜火、飞叉、滚灯、变脸等,动作灵巧,很有特色。婺源傩舞,源于图腾崇拜,基因是原始信仰。形式是头戴面具,手执戈盾,跳跃舞打,伴奏热闹。专用于驱鬼逐疫,祈求一年平安,很受老百姓欢迎。

在横峰,又看到了木偶戏,据说那里的木偶戏源于晋朝。有二十四个木偶,由七至十四条线牵动。锣鼓伴奏,人声帮腔,求神灵保佑平安,祈来年风调雨顺。木偶因牵线而灵动,演出因唱而神工。但是,这种极具艺术性、千百年来曾给百姓带来无数欢娱的民间木偶戏,因受现代荧屏的冲击而愈加凋零,现在能演这种木偶戏的人已是极少,几近失传了。

有人问:上饶为什么能成为戏曲的故乡?第一,是因区域中心地理位置所致。徽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客家文化、畲族文化与赣文化在此互为影响,碰撞交融。上饶人在交融中吸纳,在吸纳中创新，产生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戏剧文化。第二,是源于生活。鄱湖打鱼,渔鼓活跃,抒渔民劳动之乐;茶广山深,茶调悠悠,发茶姑之心声,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创造和情感的写照。第三,为群众的情感寄托和艺人的不断创新。从弋阳腔到徽剧，由饶河调、信河戏之赣剧,民众之所需,艺人之努力,革故鼎新,乐此不疲。元末明初,在弋阳腔的故乡,戏台尽开,逢年过节要唱,酬神赛会要唱,红白喜事要唱,生儿育女要唱,深受群众的欢迎。

令人遗憾的是,今天的上饶戏曲已是繁华不再。弋阳腔剧团不少骨干演员或远走他乡,或早已转行。往日,唱戏看戏是许多人心中最华丽的梦想;今日,这梦想只能在心底收藏。戏剧河东河西,演尽兴衰更迭,唱尽世态炎凉,从万人竞相争看到远离大众视线渐行渐远,戏剧的前世今生令人无限感怀。但戏剧有数千年传奇,精神魂魄不会轻易消散,戏剧在今天依然顽强生长,绵延不绝的影响始终让人温暖和振奋——“昨夜的星辰”让人难以忘怀。

去年元宵节，上饶举办了一场元宵戏曲晚会,电视直播,反响非常好。晚会不仅有专业的演员献艺，而且有众多的戏剧票友前来捧场。同年秋天,上饶举办了一台曲艺晚会,像余平“莲花落”这样濒临失传的曲艺,也都登台演出。之所以经常由政府买单办戏剧晚会,主要是出于抢救地方传统文化的考虑。实际上,这些年上饶开展戏剧调演、展演、会演、观摩比赛等花样繁多的活动，开展抢救弋阳腔的活动,都是为了推动戏曲艺术繁荣发展。新作之多,观众之多,票友之多,超乎想象。戏剧的激昂旋律、高亢之音,带给人心灵的震撼与理性的思考。

毋庸讳言，世界文化的冲击和文化选择的日益多样,导致观众群体迅速分化。戏剧绚丽之后走入低迷，戏剧与观众从相互依偎走向若即若离,逐渐由大众红人变成昨日黄花。戏剧从舞台中央踅向边缘一隅,此时,戏剧显得落寞而无奈。由于传统戏剧是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生长的，当支撑其成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时，曾经是城市或乡村夜晚生活背景的戏曲,终敌不过全球化、工业化、城市化的汹涌浪潮,只能落寞地曲终人散,并渐行渐远,只有顾影自怜、孤芳自赏了。

但戏剧并没有退出舞台，它一直活跃在民间，并奋力前行。上饶市有个京剧票友协会,年年筹备京剧票友艺术节,报名参加演出的人数都达到上百人之多。看来,戏剧人的追求没有停步,戏剧人的心态也日渐理智。观众萎缩、昨日黄花是一时的现象,不必哀叹。在文化选择多样化的当下，戏剧观众的分流正折射出社会的巨大进步。戏剧人终于丢开“艺术老大”的情结,正在重新集结、苦心经营、顽强奋斗。

戏剧是否会消亡，疑问沉重。但可以肯定,戏剧将与生活同在,生活的河流永在,戏剧的河流永生。白先勇创造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创新了传统,获得了成功。看来,戏剧艺术不能固步自封。水袖、圆场只是戏曲的程式,信仰、道德才逼近戏曲的内核。不论如何斗转星移,锣鼓丝弦的咿呀声起,走进戏里,真善美的力量就会直抵人心。戏剧的精魂当千年不变,戏剧的魅力将岁月不改。

老物件里的文明之光

雪点儿

散文家傅菲的散文集《故物永生》,共收录了 26 篇散文。这些散文都是作家以自己的故乡——上饶县郑坊镇枫林村为背景的，其书写的对象全是农村中过去常见的床、摇篮、煤油灯、八仙桌、瓦、碗、水井等物件。不过,在细腻的叙述中，传达出的是一个游子对故乡风情的深切眷恋、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，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往深情!

阅读《故物永生》,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，作家借“故物”为载体,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正在消失的中国农村风俗画卷。诚如作家在书中说的那样:“每一件故物,里面都住着一个故人。我们能闻到故人的鼻息,握到故人的手，抚摸到故人的脸颊。”作家从人生命的起点——“床”开篇,以人生命的终点——“棺材”结尾,把老物件与人们的生存生活、悲欢离合紧紧的串联在一起,从而勾起每一个深埋在你心底的情感因子。在《床》一文中,以“床”为楔子,描写的是一个人生老病死的过程,诠释的是埋藏在乡村的人间真情;而《碗》一文,却并不在对碗的故事的渲染,而讲述的是大姑在临终前的嘱托。透过这个嘱托,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芒的闪烁;至于《糖》,却以一个濒临失传的手艺为引子,展示出乡村人的爱情观、两性观。透过作家的讲述,每一个人,似乎都能找到自己故乡的影子，唤起人们对故乡、故土、故人的怀念!

阅读《故物永生》,留给人印象的还有，就是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语言质朴灵动,扣人心弦,画面感强烈,人与事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。如这篇《灯》的散文。作家在描述火柴时这样写道:“火柴盒是匣子状,拉开,红红的火柴头露出来，像一群贪睡的人。嚓嚓嚓,把火柴叫醒。醒来,火柴便死了。火柴头擦在盒侧边的火柴皮上，扑哧一声，一股磷燃烧的刺鼻味呛人,鼻子发酸。”读着这样的句子，好像人们的眼前有火光闪烁，并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火柴燃烧的呛人味道。又如这篇《土墙》的散文。作家说:“我们在墙内烧水,做饭。我们在墙内恩爱,抚育。墙让我们安宁下来。我们把床摆在墙下，把写字桌摆在窗户下,把镰刀、锄头、斗笠、蓑衣挂在墙上。墙是一面苍老的镜子,像河面。我们在墙内栖息,在墙外劳作。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墙不要长黝黑的青苔,不要长爬山虎,不要渗出石灰水,不要发黑,不要滋生蛛丝一般的裂缝。我们在一堵墙下生活的时间长了,墙慢慢有了我们的呼吸,我们的气息,我们的温度。墙渗出来的石灰浆水，是我们日夜分泌的汗液。墙是我们的另一个肉身。”阅读这样的文字，不仅眼前闪烁出一幅生活的质朴画面，同时又为让这些充满哲理色彩的文字引出无尽的遐想!

阅读《故物永生》,还能感受到，书中浸透着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,盼望“故物”不至于在社会转型中灭绝。这些年，伴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，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,在这种变革中，许多传统的村落正在以加速的消失，浸透着传统文明的习俗也急剧凋零，甚至连那些陪伴我们几千年的老物件，也在新建的房屋中没有了踪影。追求新，追求变革,自然是无可非议的。但对于传统，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抛弃,因为它是我们的根。所以,作者在《火炉》一文中满怀深情的写道:“火炉在,一切都在。水会开,酒会热,人不散。”其实,作家是想告诉人们,只要“故物”存在,文明的种子就会薪火相传，永续万代!

婺源徽剧《朱子还乡》在南昌精彩亮相

1 月 25 日晚,婺源县新编大型婺源徽剧《朱子还乡》在南昌上演。该剧共分八场,婺源徽剧传习所演员参演,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南宋理学家、教育家朱熹回婺源家乡省亲,兴办社仓、捐书讲学、和邻睦亲的感人故事。 (单长华 江淦泉 摄影报道)

龙灯元宵的图腾

朱小毛

古人称龙、凤、麟、龟为四灵,是吉祥的化身,寄托着美好。龙在民间兴云降雨、造福人间,是人们崇拜的图腾,是艺术创造的产物。它集狮头、蛇身、鱼尾、凤爪于一体,汇勇猛、灵活、友善、高贵于一身,寓意吉祥幸福。民间以舞龙的形式,祈祷上苍的庇佑,以求得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风调雨顺、万业昌盛。

万年县乡间在元宵节,有舞龙灯的习俗。节前,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,组织龙灯队,预备龙灯。请民间艺人扎一支长 20 来米的龙灯。扎龙灯的主要材料是竹篾与细铁丝。竹篾构成整条龙的骨架,细铁丝把关关节节接通,连为一体,不可间断分开。我村里的龙灯队,雇“老”漆匠天生扎龙灯。其实天生并不老,但他扎龙灯手艺时间长。他自小跟爷爷学漆工。婚丧嫁娶,家具、嫁妆、甚至寿枋,用老漆。他爷爷是个多面手,而天生也有这方面的禀赋。漆匠之外,边学边悟,学会了扎各式把戏,譬如龙灯。天生扎的龙灯,远近有名,头是头身是身尾是尾,前后呼应,一气呵成,线条流畅,惟妙惟肖,栩栩如生。

抬龙灯的人,要花个把月进行动作演练。每天晚上,20 来个队员在空旷的场地,进行把式演练。

好戏,从春节开始。

大年初一一大早,龙灯队在村里的祠堂前聚焦,举行一番隆重而又简短的祭拜仪式,以猎猎旌旗、铿锵锣鼓为前导,将龙头从祠堂里请出,接上龙身龙尾,请事业有成之人,举行点睛仪式。此所谓画龙点睛。有了这道工序,整条龙似乎变成了真的一样,神采光韵无不让人叹为观止。霎时鞭炮齐鸣、鼓声震天。空旷场地上,立马沸腾喧闹起来。村中百姓观者如潮,里三层外三层,围得水泄不通。耍到精彩处,众人都齐声“噢噢”吼起来,以壮声威。

鼓声、锣声、笑声、叫声,此起彼伏,交相错落,附和着、呼应着,声震屋宇,气氛高涨,形成大套路、大变化、大场面、大气势的舞龙景观……

收龙灯仪式要等到十五元宵。

吃过团圆的汤圆,龙灯队要到村里每家每户,祝福拜年。龙灯披着彩绸的身段,在灯光、烛光、月光的辉映下,金光璀璨,熠熠生辉,真有如登临仙境之感。表演“神龙戏珠”时,龙身金光闪耀,片甲发亮,时不时从龙嘴里吐出串串火花,烈烈火焰。“8 字花”之字拐”“螺旋跳”“滚黄沙”一系列舞姿动作,都是高难度的精彩表演,传递着金龙的神韵风采、雄浑气势和无穷意趣。

龙灯入到堂,一边舞得风生水起,一边有喝彩之人送上好彩头。接灯的主人喜上眉梢,笑逐颜开。

龙灯走家串户,龙腾于里弄巷尾。各家各户灯火通明,照亮前行的路。户主纷纷燃炮相迎,红包打发,笑脸作揖相送。后面跟着一拨拨的童子,他们被龙灯牵引着尾随其后,更频添生机。

龙灯,是元宵的图腾,是元宵的吉祥物。有了龙灯,元宵这个传统的节日,才显得活力倍增,动感十足!有这个节日的图腾,老百姓才愈发显得心情舒畅,对美好的将来,充满希冀。

宋代抗金名将与余干

卢新民

余干历史悠久、山水优美,古代曾为水陆交通要道,文人墨客、王侯将相等名人纷至沓来。梳理人文历史,发现宋代多位抗金名将都与余干有不解之缘。

第一位就是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李纲。李纲(1083–1140)字伯纪,号梁溪先生,江苏无锡人。宋徽宗政和二年(1112 年)进士,政和五年(1115 年),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。宣和元年(1119 年)六月,京师大水。“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,漕运不通;畿甸之间,悉罹其患,无敢言其灾异者。”发生这样的水灾,宋徽宗本来就很闹心,而李纲却敢于逆鳞，上疏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问题,且连上两折,被连降两级,从一个京官被贬至南剑州沙县(今福建沙县)做一名小小的税务官。李纲贬往沙县。沙县之贬,为时一年。次年十月,政治形势有所好转,诗人得以北归。诗人重新翻越武夷山,计划原路借道于铅山、信州等地以返浙江。然而,正当李纲抵达信州黄藤驿时,适逢方腊起义,方腊南路军已经逼近衢州、信州地域,李纲只好迂路由建德经安徽池州,自池口登舟抵铜陵,一路往东。迂路折腾,李纲乃水陆兼行,先由陆路后转为水路。由徽州南下,抵信州。李纲沿信江而下,经玉山、铅山、弋阳、安仁等地,至余干。李纲登上余干冠山,放眼望去,只见越溪渺渺,琵琶洲暮烟蔼蔼,吟诗一首:

岁寒迁路过江乡,叹息飞蓬堕渺茫。
云锦洞深烟水远,琵琶洲转暮滩长。
田园归去荒三径,金鼓传闻震一方。
极目东吴何处是,断霞轻霭落残阳。

宣和七年(1125 年)冬,金兵两路攻宋,完颜宗望(斡离不)所率东路军直逼宋都开封。李纲时为尚书右丞,就任亲征行营使,负责开封的防御。他率领开封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,亲自登城督战,击退金兵。宋朝皇室南渡以后,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另建朝廷,史称南宋。宋高宗赵构一度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(右相)。然而主政仅七十五天,便遭罢相。绍兴九年(1139 年)正月,宋金议和,宋向金称臣纳贡,李纲忧愤成疾,次年病逝。

第二位是大名鼎鼎的抗金英雄岳飞。绍兴三年(1133 年),抗金英雄岳飞从前线奉诏回朝;“剿灭水寇”，他先至太湖设计收伏杨虎,接着又到鄱阳湖,剿杀屯兵余干康郎山的混江王罗辉和静山王万汝威等。钱彩《说岳全传》第 30 回、31 回有精彩片断,即为岳飞在余干康郎山收服大将余化龙的故事。

第三位是南宋名臣张浚。宋徽宗政和八年(1118 年),张浚登进士第,历枢密院编修官、侍御史等职。后除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,都督诸路军马,部署沿江、两淮诸军防御,并谋求北伐。秦桧及其党羽当权时，谪居十余年。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再获起用,奉命督师北伐。隆兴二年(1164 年)由于战备多年荒废,加上岳飞被害,韩世忠等战将忧愤而死,张浚苦心经营的再度北伐以失败告终。以汤思退为首的投降派大肆攻击张浚，孝宗迫于压力开始动摇,于当年四月再度罢免张浚,授少师少保信军节度使,判福州。

这年阴七月,张浚与儿子张栻、张杓在去福州路上途经余干。因积劳成疾、忧愤不止,张浚病倒了，寓赵氏养正堂。张浚为堂取名“养正”并作铭。在余干期间,张栻曾应赵汝愚之请作有“赵氏行实序”,称汝愚“吾友赵子直”。张栻为养正堂作铭,铭曰:

天下之功以正而一,正本我有养正之斯。
道通天地万化流出,精思力行勿忘朝夕。

八月中旬,龙图阁学士、时任饶州府尹的王十朋前来探视张浚。此时张浚已病得很重,只是叫儿子将写的《养正堂铭》出示。趁此难得机会,王十朋恳请魏国公张浚也为自己的书斋题字并作铭。张浚强支病体,为王府尹作《不欺室铭》,其中有“泛观万物,心则唯一。如何须臾,有欺暗室。君子敬义,不忘栗栗”之语。

阴八月二十八日，张浚在余干养正堂病逝。弥留之际,他仍然念念不忘抗金,他对陪伴在身边的二子说:“为父受朝廷恩典，两度拜相,历经哲宗、徽宗,辅佐高宗、孝宗,志在雪靖康之耻,恢复中原,迎回二帝,奈时不我与,现今功败垂成,上不能尽忠圣上,下不能安抚黎民,愧对张氏列祖列宗。”并手书遗书付其长子张栻:“吾当相国,不能恢复中原、雪祖宗之耻,即死,不当葬我先人墓左,葬我衡山下足矣。”而《不欺室铭》亦成为张浚绝笔之作!王十朋闻此噩耗,大悲,奋笔写道:“某滥比假守,惊闻讣音,忍观绝笔之铭,魂阻临棺之奠。嗟吾道之穷已甚,非斯人之恸而谁!”

第四位是南宋抗金名将李显忠。李显忠胆略过人,武艺超群。宋高宗初年,因延安失守,被迫仕金。后辗转南下,全家老幼不幸遇害,又投于西夏,借兵攻金。绍兴九年(1140 年),再以兵破西夏铁鹞子军,回归南宋。累授招抚司前军都统制,数次抵御金军入侵。绍兴三十一年(1162 年),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,李显忠临危受命,主持淮西战事,以功升授太尉。隆兴元年(1163 年),与邵宏渊等出师北伐,攻取灵壁、虹二县及宿州等地。但因二人失和,最终大败于符离,使北伐失败。

李显忠北伐失败后,谪迁筠州(治使在今高安),途经余干时,其子李思颜即留居余干县城之北隅。宋末乱世,南宋右相赵汝愚与从弟赵汝靓所筑、朱熹曾讲学的余干东山书院为北胥吏所据,当年的理学名区文化凋零。李显忠之孙李荣庭深感痛惜,变卖家产,倍价从北胥吏手中赎回,并招取学者延师讲学。抗元英雄谢枋得曾作《东山书院记》,盛赞李荣庭此举为“使文公之首大明于斯世,笃行、忠定之家学亦不绝矣!”“亦知学之有功于天地乎!”